美食

冻 梨

□ 青衫

和远在加拿大的弟弟通电话，不经意间弟弟说起了冻梨，隆冬季节，东北的冻梨太诱人了。说到冻梨的时候，弟弟的声音仿佛都变得天真起来，好像回到了小时候的美好时光。

冻梨是典型的东北特色，因为只有在寒冷天气里，梨才能冻透好吃。冻梨一般是用花盖梨、尖把梨、安梨冻成的，其他的品种口感不好。零下二十几度的时候，放在室外，三四天之后，硬邦邦的像铁蛋，砸到地上叮当响，而梨不会受丝毫的损伤。

做晚饭的时候，母亲早早就把冻梨拿进屋放在水里“缓”，就是解冻。这个过程不能急，不能用温水，让冷水漫过梨，慢慢地“缓”透。吃过了晚饭，一家人齐聚在一起，母亲把缓透的冻梨拿过来，这时每个冻梨都会被一圈冰包围着，冰又连在了一起。敲破冰拿出梨，软软的，咬上一口，立即有一股清凉透彻心扉，即使牙打颤，心哆嗦，甚至眼睛都会凉得眯上一会，也要吃。

我现在常常想，冻梨就像一个人，外表平凡却有一颗美好的心灵。冻梨看上去黑乎乎的，很丑，可是当你咬开表皮后，会发现它的肉质是洁白细腻的，有种出乎意料的美，急不可待地咬上一口后，肉肉的口感会让你对它更加刮目相看。

小时候性子急，往往等不到缓透再吃，急急地咬上一口带着冰碴的冻梨，门牙的印记会留在梨上，大人就笑我，真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遇到感冒发烧什么的，不用吃药打针，也不想吃什么美食，只要几个冻梨，病就好了大半。

现在也吃冻梨，偶尔而已，只当是调剂口味之物，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，一家人围在火炉旁，冰火两重天的感觉，不好找了。

有一年夏天，忽然想吃冻梨，于是买了梨放到冰箱里，足足冻了一星期，本以为可以了，可是等到咬上一口后，发现根本无法和寒冬里的冻梨相比。如今的东北，卖冻梨的商贩也不太多了，生活好了，各种水果多了去了，冻梨早已不是东北人严寒季节的“看家果”了。

我那十九岁的儿子，只当冻梨是“奢侈品”。我理解他，他们这一代是在蜜罐儿中长大的，如此“粗糙”的东西是入不了他们口的。可是它对我的意义不同，走过了许多路，经过了许多事，人生悄然发生着变化，唯有这冻梨，模样没变，味道没变，它是承载今朝与昨日的一根纽带，连着日子的这头和那头。

更多内容
请浏览本报APP
www.ccwb.cn
春晚陪你一起玩
下载CWAPP

书话

每个吻里都藏着历史

□ 林颐

西方社会学研究常有些有趣的议题。比如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语言人类学教授马塞尔·达内西的这部《吻的历史》。该书企图找出“吻”的来龙去脉，在作者看来，接吻并不是人类求爱时的本能反应，而是一种文化理念带来的结果。

根据作者的研究，接吻的行为始于中世纪。难道，在中世纪之前，人们都不接吻吗？ 作者做出的解释是，接吻是存在的，只是并不与爱挂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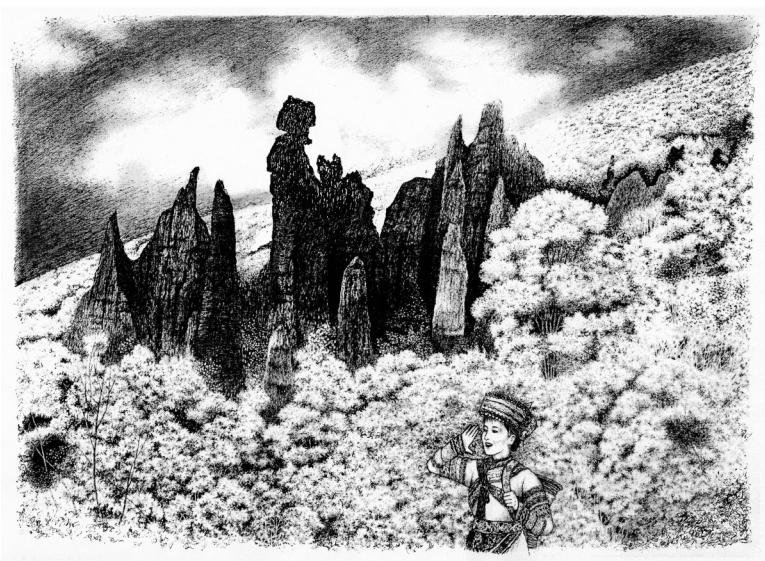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门研究接吻的科学叫“接吻学”。作者援引学科研究资料，表示接吻可能有着古老的渊源。印度的《吠陀经》《爱经》，古希腊古罗马的许多典籍，甚至《圣经》里都有大量描写。作者说，古代世界中这些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出现的吻，大多数人都反感或谴责，也因此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有关吻和吻的记载就消失不见了。

直到中世纪，大约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，接吻开始出现在故事、传说和其他流行语当时的写作形式中。它作为悖逆文化规范的表现，也是自由恋爱的象征，登上了文化的舞台。随着宫廷爱情、骑士文学、罗曼史、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等戏剧的推动，接吻上升成为爱情的崇高礼仪，在20世纪的大众文化里，吻进一步纯洁化。比如，茱莉亚·罗伯茨主演的《漂亮女人》就有一处情节，女孩说她可以和男人做爱，但不接吻，吻只能给她的爱人。而在另外一些场合，吻又常常被沃霍尔、麦当娜等先锋人士演绎为激进的反主流的象征。

作者对“吻”的历史的这番梳理与阐析，看着头头是道，不过有点别扭。为了建立他的理论体系，他要把吻从古代世界爱的国度里抽离，但是，爱情与欲望能分得那么清楚吗？ 古代人不像现代人这么复杂，吻就吻了，爱就爱了，“吻”到底是为了什么，这是现代人附加的、后置的推衍，思考者难免有许多主观的成分。不过，没有必要纠结作者得推论有无漏洞。这类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还原历史，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各种情境里推理社会运动的某种轨迹。

人类婚姻史学者玛丽莲·亚隆有两部作品，叫《法国人如何发明爱情》《太太的历史》。前一部与《吻的历史》主旨很类似，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把吻、把爱情的起始定于12世纪时阿贝拉尔和爱洛漪丝的故事。男方被阉割，女方遁入修道院。爱情遭到世俗的摧残，爱情也在反抗中萌芽，吻是催化剂。后一部，审视女人在历史的家庭中扮演的角色，从生育机器、联姻工具，直到为了爱情而结合，这个历程也和“吻”的历史接近。两位学者本质的相同点，在于他们共同的女性主义思想，这是他们的写作核心。为何如此强调吻和爱情是被“发明”的呢？ 因为，历史构建了人们的经验、约束和期望，经过审视的吻和爱情，所表露的诡谲繁复，正是多姿多彩的现代大众文化思潮的折射。

《吻的历史》不是枯燥的着力于理论研究的论著。这部作品饶有趣味，作者选取了很多材料，神话仪式中的吻、名人的吻、艺术品的吻、老照片里的吻、歌曲里的吻、影视里的吻……每一个吻，背后都有一段经典的故事，让人着迷，让人沉醉。



余音（钢笔画） 李为民

艺术

捏面人

□ 董国宾

不知怎的，这几日思想老往岁月深处走。时光的另一头，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，似一片片粉色的小花瓣，在无邪的童年里晃个不停。

昔日的乡村，人们安闲地在简朴的岁月里度时光，捏面人的师傅一到，孩子们就像炸了锅，一个个揣着甜蜜的心思一下子围拢过来，宁静的村庄顿时卷起一层热浪。捏面人的师傅在村子里停住脚步，一个个生动的小面人直往孩子们眼里钻。红红绿绿的小面人色彩明快，逼真传神，姿态逗人。有的腾空，有的威凛，有的婷婷玉立，还有的特搞笑。一群顽皮的小孩子看得心里直痒痒。一个个爱玩的小孩子目光扫上几眼，一个转身便跑回家中。他们跟大人要了零钱，一蹦一跳地又跑回来，围成一团，叽叽喳喳，指指点点。有的说“关公”好玩，有的却要个丑态猪八戒，我小时候让师傅捏了一个白面猴。只见师傅麻利地打开工具包，取出一根竹签摆在那里，又取下一小块面团作头部，然后在眼部贴两块白色面片，用拨子（即雕刀）压出眼窝，点上两个黑眼珠，白面猴的小眼睛就做好了。接着师傅在面部贴一块白色面片做嘴脸，用剪刀剪出口形，用拨子灵巧地将上下唇分开，用小碌子压出个大嘴角，贴上尖尖的小舌头，再用拨子扎出翘鼻，白面猴头就成形了。师傅取一小块圆形面球开始做耳朵，技法娴熟的他做得外张且夸张，再从侧面用小碌子压出耳蜗贴在头上，白面猴头就做好了。最后师傅做猴子身体，捏出腿腰和尾巴，作腾空状，白面猴做得栩栩如生，似在腾云驾雾呢。我捧在手里，在人群里跑过来跑过去，不停地向小朋友炫耀，别提有多高兴了，说起来真是件忘不掉的事。捏面人的师傅还给我捏了一个飞天的仙女，我天天拿着玩，上学的时候也带在身上，下课时就玩上一阵子。那段时间里，有传神的面人伴着我，生活充满了色彩和甜蜜。

捏面人也称面塑，它起源于民间，艺术性强，观赏性高，地方特色鲜明浓郁。有的面人风格粗犷，有的极端夸张，有的又端庄细致，极具美感和想象力。灵透的面人可陈列观赏，也可作为盘饰，为餐宴增色添彩，有的还可食用。捏面人从遥远的历史中走过来，技法娴熟的师傅取一块配制好的面团，经捏、搓、揉、压、切、剪，随手便可将千姿百态的美呈现出来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那捏面人的师傅本事真大，小朋友也天天盼着他们到村子里来，因为不管天上飞的，还是水里游的，师傅一使手法，一个个抓心的小面人都能捏出来，我和小朋友的童年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色彩。

春晓 CHUN XIAO

诗化云南

杨世忠楹联选

护海育林

除陋习，树新风，爱我满湖碧水；
遵自然，重环保，还他一片青山。

贺省楹联学会五代会召开

廿载举旗，沐雨栉风，
旗飘红土扬国粹；
两行对韵，研平究仄，
韵满绿池荡雅风。

诗人简介

杨世忠，男，白族，1949年生，云南双廊村人。退休后加入双岛诗联协会、云南省楹联学会和中国楹联学会，2008年在双岛诗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任副会长兼编辑主任。

投稿方式

稿件可发到邮箱
ccwbfk@163.com

（投稿时请在标题上注明“诗化云南投稿”），我们将在来稿中择优选用，先上“诗化云南”应用号，特别优秀的将在春城晚报副刊“春晓·诗化云南”专栏上刊用，被春城晚报副刊“春晓·诗化云南”专栏采用的，将支付稿酬。

你可以这样关注我们

添加“诗化云南”应用号分以下几步：

第一步：确保手机已连接网络（WIFI或者4G、3G）。

第二步：在手机屏幕上找到应用商店（苹果手机则找到“App Store”）。

第三步：在搜索框中输入“春城晚报”并进行搜索。

第四步：点击“安装”。

第五步：按照提示进行安装，如果遇到是否允许的对话框，选择“总是允许”。

第六步：安装完成后，在手机屏幕里找到“春城晚报”程序，点击打开程序。

第七步：初次进入程序，会多次弹出对话框，选择“同意”或者“总是允许”。

第八步：在程序的最下方，右下角位置点击“添加应用”。

第九步：在弹出的新界面中，选择“诗化云南”后面的“+”进行应用号添加。

第十步：通过手指滚动选择程序最下方（“添加应用”左边）应用，进入应用号。